

卷二

書名 新編分類夷堅志甲集五卷至壬集五卷 嘉靖二十五年序錢塘洪?清平山堂刊本
 撰者 宋 洪邁 撰, 明 葉祖榮 編
 卷 卷二
 內容分類 子-小說家-異聞-南宋
 索書號 夕嵐草堂:S3074
 編號 90178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90178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夕嵐草堂:S307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編分類夷堅志甲集五卷至壬集五卷 嘉靖二十五年序錢塘洪?
 清平山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一
 甲集
 忠臣門
 盡忠類

佐命功臣

李希亮政和中為郎官有鄰士甚貧以教授為業嘗
 出城歸而言曰一月前夢金紫人言曰吾汝六
 也國初為佐命功臣墓在京城外十數里某村
 田歲可得米二百斛去世已久不知子孫獨
 今田固在但為掌墓者所擅汝往料理足可
 既覺未敢遽往次夕復夢頗見譙責某對曰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二 丁集

詐謀騙局門

姦騙局類

吳納知縣

士大夫旅游都城為女色所惑率墮姦惡計中宣教
郎吳納字叔惠道州人以父左朝奉郎民瞻遺澤補
官卅仕廣右自韶州錄曹赴吏部磨勘家故饒則且
父在南方多蓄珠翠香象奇貨駿馬及鞍勒可直千
緡悉携自以隨待引見留滯數出遊嬉服御麗好又
與鄰近寓館諸客相習熟有宗室趙監朝挈家居百

青... 卷之二 丁集 一

步聞志同道合數以酒饌果蔬來致餉吳亦荅以南
中珍異趙邀至屏舍情均骨肉時取其衣衾洗濯縫
綉細意慰帖曲盡精致周旋益久今妻衛氏出相見
美色妙年吳為之心醉遂同飲席酒酣以往友狎譎
浪目成雲雨忘形無間趙殊不動容唯恐賓之不我
顧如是者屢矣一日趙從吳假僕馬欲往婺吳立遣
之衛密使蒼頭持簡來約未申前後詰彼云機不可
失吳欣然而行至延入邃閣張筵偶坐極其歡適善
謳且慧黠唱酬應和出人意表及暮遂留宿將就枕
忽聞扣扉甚急乃趙生歸衛懷汗變色命侍妾收撤

觴豆掃除殺核方畢趙從外來吳欲竄去而不得其
門衛目之俾趨代床下衛見趙問何以遽還曰大風
激浪如山渡江不得暫歸拂曉即束矣索湯濯足置
盆於前且洗且澆頃刻間水流滿地吳衣裳濟楚慮
為所污數展轉移避寒室有聲趙乘燭照見之叱使
出曰與君本非親舊但念羈旅中故相暖熱今交將
累月何意所為若是吾妻係寒婦豈得輒犯明當執
以告官此輩由淫婦始且先痛箠然後斷之以法吳
頓首謝愆遂與衛併施束縛坐于地上鞭衛背數十
趙取酒獨酌且飲且罵以賤言醜詆衛不敢對但悲



泣咽趙撫劍疾視如將揮擊夜過半方熟睡衛語吳曰今日之事因我誤官人亦是官人先有意向我不謂隨手事敗我前者用宗蔭刑責所不加黨坐奸論只同常人我委身受杖不足道將來猶可嫁與市井細民妻柰官人何吳曰汝夫利一財耳衛曰實然趙贖起訶言愈切吳請輸金贖罪笑曰我忝為天胄以妻子易賄邪吳乞憐不已領納百萬弗應增至三倍仍并鞍馬服玩盡賂之始肯解縛使自狀其過乃放歸壯六數輩盡撥資裝去同邸多為不平或謂曰彼豈真宗婦哉蓋猾惡之徒結姻女誘餌君而君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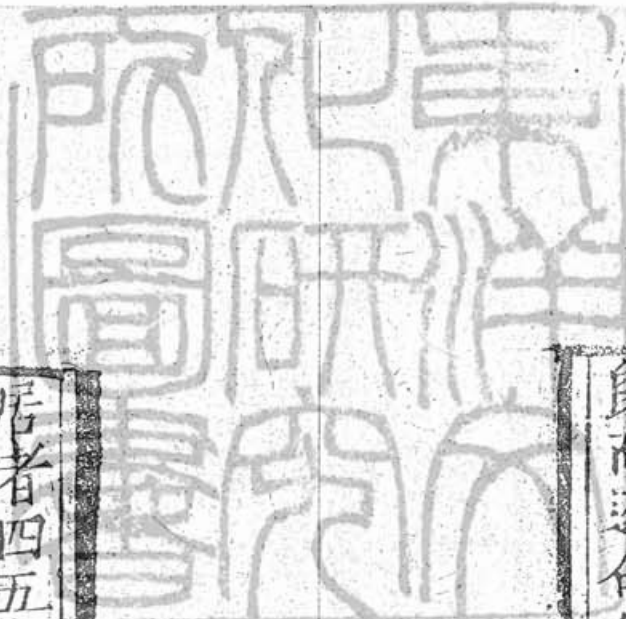
悟也吳大憤悒擬訟諸府縣往視昨處空無一迹恚恨欲死囊中糶然幾無餬口之費追改秩再往連州陽山縣歸所袞旣多心志罔罔而且貽里社姻友譏議常如醉夢中遂感疾沈綿未赴官而卒

李將仕

李生將仕者吉州人入粟得官赴調臨安舍于清河坊旅館其相對小室有婦人常立簾下閱市每聞其語音見其雙眉有意窺觀特未嘗一覲面貌婦好歌柳絲只解風前舞請繫惹那人不住之詞生擊節賞味以為妙絕生有持永嘉黃柑過門者生呼而撲之

輸萬錢愠形于色曰壞了十千而柑不得到口正嗟
恨不釋青木童從外捧小盒至云趙縣君奉獻啓之
則黃柑也生曰素不相識何為如是且縣君何人曰
即街南所居趙大夫妻適在簾間聞官人有所不得
柑之嘆偶藏此數顆故以見意愧不能多矣因扣趙
君所在曰往建康謁親舊兩月未還生不覺情動返
室發篋取色絲兩端致答辭不受至于再始勉留之
由是數以佳饌為餽生歔倍酌土宜且數飲此童聲
跡益洽密賄童欲一見童曰是非所得事當歸白之
既而返命約只於廳上相見生欣躍而前繼此遠其

居者四五婦人姿態旣佳而持身甚正了無一語及
於鄙媠生注戀不捨旦暮向雖游倡家亦止不往一
夕童來告明日吾主毋生朝若致香奩為壽則於人
情尤美生固非所惜亟買縑帛果實官壺遣送及旦
往賀乃升堂會飲脯時席罷然於心終不愜後日薄
晚童忽來邀致前此所未得也承命即行似有繢綉
之興火頂登床未安席蓋聞門外馬嘶從者雜沓一
妾奔入曰官人婦也婦失色惴惴引生匿于內室趙
君已入房詬罵曰我去能幾時汝已辱門戶如此揮
鞭箠其妾妾指示李生處擒出縛之而具牒將押赴



廂生泣告曰儻到公府定為一官累在再雖久幸不
及亂願納錢五百千自贖趙陽怒不可又增至千緡
妻在傍立勸曰此過自我不敢飾辭今此子就逮必
追我對翰我將不免且重貽君羞幸寬我諸僕皆受
生餌亦羅拜為言卒捐二千緡乃解縛使手書謝拜
而押回邸取賂然後呼逆旅主人付之生得脫自喜
獨酌數杯就曉明望其店空無人笑予邑子徐正封
亦參選與生鄰室目擊其事所齎既罄遂差翅西歸
臨安武將

向巨源為大理正其子士淵因出謁呼寺隸兩人相

隨俗所謂院長者也到軍將橋遇婦人蓬髮垂泣而
來一武士着青紵絲袍如將官狀執劍率驢衝其後
唾罵切齒時以鞭痛擊怒色不可犯又有健卒十輩
負繫箱篋行路爭駐足以觀士肅訝其事院長曰只
是做一場經紀耳肅殊不曉使蹤跡其由徐而來言
浙西一後生官人赴銓試寓于三橋黃家客店樓上
每出入下樓常見小房青簾下婦人往來姿態頗美
心慕之詢茶漢曰彼何人僕感額對曰一店中為此
婦所苦三年矣問何為曰頃歲某將官携妻居此房
十許日去欲往近郡留妻守舍初約不過旬時既乃

香無信婦無以食主人不免供其膳又不能供
然又率在邸者輪供焉未知何日可了此業債也生
喜曰可得一見乎曰彼乃良人妻夫又出外豈宜如
是曰然則到少飲饌為禮可乎曰若此則可於是買
合食送之明日婦人却以勸酒一伴答謝生生愈注
意信宿復致餉婦亦如前以報生買酒自酌使茶僕
捧一盃下為壽饋至於三疆僕必盡力邀請婦固辭
不獲勉登樓一酌亟趨下生覺可動厚賂此僕使游
說他日再至遂留坐從容久而不復自匿浸淫及亂
相從兩月許婦人與生曰我日日自下而升十日所



視終為人所疑君若從而相就似兩便也生滿意過
望立携素囊下窺鄰室而身與婦人處兩夕平旦
未擲洗望見常丈夫長六尺餘自外至好與生
曰吾夫也生遽走避彼丈夫直入室叱詈捽妻髮亂
箠生委身從後門竄脫所資皆遺席卷方迷戀時足
戀不出戶庭元未嘗起試蓋少年多資且不辭事故
為惡子所誘陷也

鄭生

浙西人鄭生簿領請歸于清湖菴舍繼有前衡州通
判孫朝請者宦成人來同邸鄭居樓上孫居下晨夕

數相會孫君容狀洒秀携秀送還數兵皆謹飭遍投
五府呼召劉數日間皆得見不旋踵大程官持省中
帖子來詢察關次孫先具名却換易至三遂除建昌
軍既受命頗日陞對嘗以黃昏時邀鄭小飲語之曰
此來欲買兩妾正以干扣小累未敢輒為今雖以買
除書然自度出入里陌亦不便恰聞吳知閤宅同出
三人只在近處牙僧家欲乘夜往觀之吳友能同此
行否鄭欣然奉命即俱出到僧處其一少艾有樂藝
而價才八十千其二差不及而為錢皆四五十萬和
吳故曰少者受雇垂滿但可補半年故價值不多彼

二人則在吳宅未久當立三年券今須評品議直耳
孫於是以六百千併買之鄭以八十千不多且又美
色姑欲如其說候相處及期別與為市探囊取楮弊
付僧而懷吳氏券與妾歸孫以萬錢為定候明成約
竟得之皆喜其圓就之速更置酒款晚幾如姻舊經
三日鄭詣部前書鋪家痛孫君為蒞察房舍到晚還
邸登樓不見遽趨下欲與孫言其室空無人不勝駭
窘檢視行篋篋內貯白金及楮幣其富悉無一存卒
置狀上乃從壁背一房穴破其後而取之是以倉卒
不能覺旋訪元僧家其妻昔曾妾處蓋一酒肆耳泊

訪孫君蹤跡所謂官稱及省吏堂帖之屬皆惡子共
爲之彼知鄭生厚藏與人謀宛轉如此樺姪時在臨
安親見之淳熙末年事也但孫鄭姓名鄉里未審

賭騙看類

王朝議

宣和中吳人沈將仕調官京師方壯年携金千萬肆
意觀適近邸鄭李二生與之游一飲一食三子者必
參會周旋且半年歌樓酒場所之既倦懶思逍遙野
外一日約偕行過一池見數圍人浴馬望三子之來
迎喏頗蕭沈驚異以爲非所應得鄭李曰此吾故人

王朝議使君之隸也去之而行又數百步李謂沈曰

與其信步浪游棲棲然無所歸宿曷若跨王公之馬
就謁之乎翁嘗爲大郡家資絕豐多姬侍喜賓客今
老而抱疾諸姬悉有離心而防禁苛密幸吾曹至必
傾倒承迎一夕之懽可立得君有意否乎鄭又侈言動
之沈大喜即回池邊李鄭喚馬閤人謹奉令既乘請
所往日到汝使君宅遂聯鑣鞍轡轉兩坊曲得車門
門內宅宇華邃李先入報出曰主人聞有客喜甚但
久病倦懶不能具冠帶願許便服相延已而翁出容
止固如士大夫而衰態堪掬揖坐東軒命設席杯棹

果饌咄嗟而辦雖不腆飫皆雅潔適口小童酌酒過
三行翁嗽且喘喉間痰聲如曳鋸不可枝梧起謝曰
體中不佳而上客倉卒惠顧不獲盡主禮柰何顧鄭
代居東道曰幸隨意劇飲僕姑小歇煮藥併服必定
復出矣沈大失望興緒亦闌珊散步于外將捨去又
未忍忽聞堂中歡笑擲骰子聲穴屏隙窺之明燭高
張中寘巨按美女七八人環立聚博李徑入穰袂衆
女曰李秀才汝又來廝攪逐廁其間且擲且笑沈神
志搖蕩頓足曰真神仙境界也何由使我預此勝會
乎鄭曰諸人皆王翁侍兒翁方在寢恐難與接對非

若我曹與之無間也沈禱曰吾隨身篋中適有茶券
子善為我辭償得一餉樂願畢矣鄭逡巡乃入睽盱
偵伺良久介沈至局前衆女咄曰何處兒郎突然到
此鄭曰吾友也知今宵良會故願拭目女曰汝得無
與松子良誘我乎一姬取酒滿酌為沈飲醕無餘姬
詫曰俊人也戒小鬟伺朝議睡覺亟報乃共博沈志
得意逞每采輒勝須臾得千緡諸姬釵珥首飾為之
一空鄭引其肘曰可止矣沈心不在賄索酒無美有
姬最少艾敷最多愠而起挾空樽至前曰只作孤注
一決此主人物也幸而甚固善脫有不如意明日當

遭鞭箠執不得不然同席爭勸止或責之皆不聽沈
撚一擲敗焉傾樽倒物蓋實以金釵珠琲評其直三
千緡沈反其所贏又去探腰間券盡償之尚有餘錢
方擬再角勝俄聞朝議大嗽索唾壺急衆女推客出
奔入房三人趨諸元飲處翁使人追謝約後數日復
相過沈歸邸卧不交睫鷄鳴而起欲尋盟拂旦遣召
二子云已出候之至午杳不至遽走王氏宅審之屋
空無人詢旁側居者云素無王朝議疇昔之夜但惡
少年數輩借平康諸妓飲博于此耳始悟墮奸計是
也裝垂髮鄭李不復再見云

鮑八承務

紹興十年鄱陽程汝揖與同郡徐高潘李四人偕入
都每夕令館定必計膳飲僕馬之費相與博賽使負
者輸之因以遣日在道踰半月不逞子聞之者意以
爲此輩家兒密迹其後將次龍山下日猶未曉潘生
有其所歡在白壁營欲往游強衆留止乃弛擔歇未
定一僕丁持黑漆牌挂于對房題曰鮑朝請宅八承
務占少選一少年下車至迭相過室內列行榻紗厨
象幃棋局築奩茶甌胡床湯鼎種種雅潔其人白哲
美髯善言誼笑五子退就食竟復取博具曰明日離郡

不復如此戲宜各盡萬錢戰方酣鮑徐來立觀連稱
好則劇遂反室繫金釵手帕擲几上曰我素嗜此戲
願客預盟遂同席於伎故為不長即敗十之九潘屢
邀程出程識鮑非佳子摘語諸人曰可以止則止不
宜已甚三子者猶與之周旋程與潘飲至夜半欲起
曰三君必墮鮑生計當急往援之暨還邸閉戶甚堅
方馮陵犬吠程厲聲扣戶乃得入鮑已勝徐生三十
五萬正賽徐采隨呼駒馬失四方笑謂程曰約以五
百千為卒因君一呼敗乃公事徐有鹽在寄霸頭大
駟家鮑固已知之遂使書券付已而散明旦入城程

館于叔父諸軍糧料官舍又二日臨安吏持符逮赴
府了不所知生吏引立于廷所謂鮑八承務及其朋
儔并徐高潘李皆集蓋鮑與應子迭為主僕以詐立
計既得錢而分張不平自相攻擊詣廂舖故其事彰
顯方聚博時天正熱衆皆袒裼獨鮑生不脫納衣曰
平生不畏暑是日始知其嘗犯徒刑慮人窺見皆癩
故也於是受杖而沒所得錢入官

掠買人類

真珠族姬

宣和六年正月望日京師宣德門張燈貴近家皆設

幄于門外兩廡觀者億萬一宗王家在東偏有姻族
居西遣青衣邀其女真珠族姬者曰若肯來當遣兜
轎至女年十七八歲未適人顏色明艷服御麗好聞
呼喜甚請毋欲行時日猶未暮少頃轎從西幄來昇
以去又食頃青衣復與一簪至王家人語之曰族姬
已去矣青衣駭曰方來相迎安得有先我者於是知
為奸黠所欺亟告于開封散遣賊曾過捕其家立賞
揭二百萬求訪查不可得明年三月都人春游見破
轎在野有女子哭聲無人肩輿扣窓詢之乃真珠也
走報其家取以歸露髮鬢曾不施朱粉望父母擲

身大哭父乃能言初上車時不復由正路其行如飛
俄入一狹徑漸進漸暗車止而出乃是古神堂鬼卒
十餘輩執兵杖夾立坐者髯如戟面闊尺餘目光如
炬我懼而泣拜而叩叱曰汝何人敢奸吾靈宇便使
人摔拽裸衣用大杖撻二十杖畢痛不可忍昏昏不
知人稍甦乃在密室內一媪拊我甚勤為洗瘡敷藥
將護一月甫能起先遭奸汗然後售于某家為之妾
主人以色見寵同列皆妬嫉因同浴窺見癡痕語主
人云我為女時嘗與人奸受杖矣主人元知我行止
至是乃曰若果近上宗室女何由犯官刑遂相棄還

付元牙僧家猶念舊愛不督餘產直僧家既先得金
多且畏終敗露不敢再嚮故乘未晚送于野亦幸不
死耳乃知向來神堂所見皆群賊詐為之前後為惡
孳幸不死耳乃知向來神堂所見皆是者多矣 趙德
壯說

京師浴堂

宣和初有官人參選將詣吏部陳扶而起時大旱道
上行人尚希省門未開姑往茶邸少憩邸之中則浴
堂也廁後兩三人見其來失期度其謂必村野官員
乍遊京華者時方冬月此客着褐裘容體肥腴遂設

計圖之密擲皮條套其項曳之入簾裏頓于地氣息

垂絕群惡指曰休論衣服只這身肉直幾文錢以去
曉尚 遙未即殺必定容以皮縛稍緩頓蘇欲

竄恐致 迷路遲疑聞忽聞人尹傳呼乃急趨而

出運稱殺人群惡出不意殊荒窘然猶矯情自若曰
官人害心風耶俄而大尹至訴于馬前立遣賊曹收

執且悉發浴室之板驗視得三尸猶未冷蓋昨夕所
戕者於是盡捕一家寘于法其膾人之肉皆惡少年

買去云 宣公說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二終



新編分類夷堅志卷之三

丁集

姦淫門

貪淫類

苦竹郎君

潭州善化縣苦竹村所事神曰苦竹郎君里中余生
妻唐氏微有姿色前道二年邀隣婦郊行至小溪茅
店飲酒店傍則廟也酒罷衆婦人皆入觀唐氏素淫
治見土偶素衣美容悅慕之瞻翫不能已衆已出猶
戀戀遲留還家數日思念不少置因如廁望一好少
年張青蓋而來絕類廟中像徑相就語即與婦房共